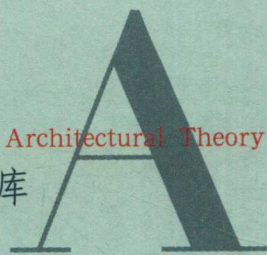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塞利奥论建筑

——第六书至第八书

〔意〕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 著

青锋 杨澍

译

翁帆 张晓莉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塞利奥论建筑

——第六书至第八书

〔意〕

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 著

青锋 杨澍 译
翁帆 张晓莉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2-88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塞利奥论建筑——第六书至第八书/(意)塞利奥著;青锋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2018.4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ISBN 978-7-112-21801-1

I. ①塞… II. ①塞…②青… III. ①建筑理论 IV. ①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 第020145号

Sebastiano Serlio on Architecture, Volume two, Books VI – VII of “*Tutte l’opere d’architettura et prospetiva*” with “Castrametation of the Romans” and “the Extraordinary Book of Doors”,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Vaughan Hart and Peter Hicks

Copyright © 2001 by Vaughan Hart and Peter Hicks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经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美国 Yale University Press 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丛书策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吴良镛 王贵祥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 董苏华

责任校对: 张 颖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塞利奥论建筑——第六书至第八书

[意] 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 著

青 锋 杨 澍 翁 帆 张晓莉 译

*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45¼ 字数: 1017千字

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8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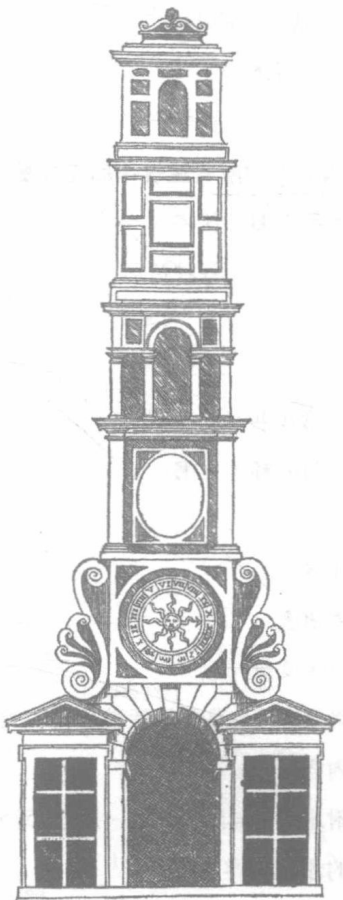
ISBN 978-7-112-21801-1

(3161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文版总序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系列丛书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最初的“西风东渐”，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去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的时期。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勒-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等。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在中国，这些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的著述，虽然在有关西方建筑史的一般性著作中偶有提及，但却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建筑师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们，若希望了解那些在建筑史的阅读中时常会遇到的理论学者的著作及其理论，

大约只能求助于外文文本。而外文阅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胜任的。何况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原典性历史文本，是这门学科发展历史上的精髓所在。所以，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层位的经典学科，对于自己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不论其原来是什么语种的文本，都是一定要译成中文，以作为中国学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背景知识与理论基础的。比如，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哲学，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史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有系统的中文译本。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学科史上的重要理论文本的引进与译介。相比较起来，建筑学科的经典性历史文本，特别是建筑理论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至今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中文译本，这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界、建筑理论界与建筑创作界，无疑是一件憾事。

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特别谈到了建筑创作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的概念，这是一位西方当代建筑理论学者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那么，什么是建筑的基本原理？怎样才能够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理？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或贯穿于我们当前的建筑思维或建筑创作之中呢？要了解并做到这一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可能途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系统地阅读西方建筑史上一些著名建筑理论学者与建筑师的理论原著。从这些奠基性和经典性的理论著述中，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建筑发展历史背景，去理解建筑的本义，建筑创作的原则，建筑理论争辩的要点等等，从而深化我们自己对于当代建筑的深入思考。正是为了满足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建筑创作领域对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本的这一基本需求，我们才特别精选了这一套书籍，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为主体，进行了系统的翻译研究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翻译。因为这些重要理论典籍距离我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十分遥远，尤其是普通读者，

对于这些理论著作中所涉及的许多西方历史与文化上的背景性知识知之不多,这就需要我们的译者,在准确、清晰的文字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格外地花大气力,对于文本中出现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及历史建筑等相关的背景性知识逐一地进行追索,并尽可能地为这些人名、地名与事件加以注释,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这就是我们这套书除了原有的英文版尾注之外,还需要大量由中译者添加的脚注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深度与阅读上的知识关联度。相信面对这套书,无论是一位希望加强自己理论素养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子,还是一位希望在西方历史与文化方面寻求学术营养的普通读者,都会产生极其浓厚的阅读兴趣。

中国建筑的发展经历了30年的建设高潮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造力,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建设景观。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宏伟的建造场景,既令我们兴奋不已,也常常使我们惴惴不安。一方面是新的城市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每日每时地破土而出,另外一个方面,却也令我们看到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土地无节制的侵夺,城市、建筑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大量平庸甚至丑陋建筑的不断冒出,建筑耗能问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

与建筑师关联比较密切的是建筑创作问题,就建筑创作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投资人与建筑师满足于对既有建筑作品的模仿与重复,按照建筑画册的样式去要求或限定建筑师的创作。这样做的结果是,街头到处充斥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形象,更有甚者,不惜花费重金去直接模仿欧美19世纪折中主义的所谓“欧陆风”式的建筑式样。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上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文化充分认知与思考基础上的创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个大规模建造的时代,我们的建筑师在建筑文化的创造上,反而显得有点贫乏与无奈的矛盾。说到底,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我们的许多建

筑师，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

当然，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创作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界说。何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发展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想的重温过程，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的过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已呈爆炸的趋势。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作为一位建筑工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吳良鏞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我们要感谢那些在准备这个译本的各个阶段给予我们帮助与支持的人士：Timothy Anstey 博士（巴斯大学），Andrew Ballantyne 教授（纽卡斯尔大学）。Patrick Boyde 教授（剑桥大学），Mario Carpo 博士（圣埃蒂安大学），Alan Day 教授（巴斯大学），Deborah Howard 博士（剑桥大学），Neil Leach（诺丁汉大学），Simon Pepper 教授（利物浦大学），Ingrid Rowland 教授（芝加哥大学），Joseph Rykwert 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Robert Tavernor 教授（巴斯大学）以及 David Watkin 博士（剑桥大学）。Owen Parkes 博士与 Joe Robson 给予了极富价值的技术协助。

尤其要感谢慕尼黑州立图书馆的 Kudorfer 博士，他准许我们发表第六书与“第八书”手稿（Codex Icon. 189 与 Codex Icon. 190）中的图像；感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艾弗里图书馆的 Angela Giral 与 William O'Malley；还要感谢纽约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摩德纳埃斯特国家档案馆，以及佛罗伦萨乌菲齐图书馆的员工；还有剑桥大学珍品书部、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图书馆、奥格斯堡州立与市立图书馆，以及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员工们。

我们还要感谢格拉汉姆美术高等研究基金会的慷慨支持，他们资助了我们在纽约、维也纳与奥格斯堡的旅途与居住费用。英国社会科学院资助了我们在慕尼黑、佛罗伦萨与摩德纳的研究。巴斯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系资助了与这一项目相关的旅途费用。

我还要感谢 Polly 与 Alan Warren 牧师（纽约重生教堂），Martin Draper 神父（巴黎圣乔治圣公会教堂），Paurelle 夫人（昂西勒弗朗城堡的监护人）与 John Weeber 的热情款待。最后，我们必须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 Gillian Malpass, Elisabetta Da Prati, Jennifer Nutkins 博士和 Charlotte Hart 在整个项目中给予的宝贵支持。

沃恩·哈特（Vaughan Hart）与彼得·希克斯（Peter Hicks）
巴斯大学

- 阿尔伯蒂 (Alberti) Alberti, L. B., *De Re Aedificatoria* (约 1450 年, 第一版, 佛罗伦萨, 1486 年)。括号中的页码指代英文译本——《建筑论——阿尔伯蒂建筑十书》(*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 (意大利文译者: J. Rykwert, N. Leach 与 R. Tavernor), 剑桥, 马萨诸塞州 (1988 年)。
- 波利比乌斯 (Polibius) Polybius, 《历史》(*The Histories*)。
- 维特鲁威 (Vitr.) Vitruvius, 《建筑十书》(*On Architecture*)。

第七书的页码与“门的额外之书”的签写页码来自第一版。这些第七书与显示在“门的额外之书”中括号里的页码与 1618—1619 年收藏版本的页码一致 (导言、注释与整个第一卷都是参照的这里, 翻译时它们也被印刷在括号中)。关于手稿的卷编号: 我们对慕尼黑手稿第六书的翻译, 以及注释中指代哥伦比亚手稿时使用的编号, 见附录 1; “第八书”使用的编号, 参见关于“第八书”编排的注释, pp. lii–liii^{*}; 在注释中提到的维也纳手稿第七书中文字与绘图的编号, 使用的是发表的抄本 (Fiore, 1994) 中出现的编号。

方括号中的文字所指的是意大利文中缺少的词语与数字: 在第七书中, 这些文字通常是通过拉丁文译本或者是从维也纳手稿来补充的, 注释中进行了说明。

* 指英译本的页码。——编者注

导 言

在这本书的起始,我希望模仿古代的喜剧作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会在喜剧表演之前派出一个报信人,用短短几个词告知观众们这出喜剧的主要内容……

——塞利奥,《第四书》(fol. IIIv)

塞利奥在意大利早期建造的作品和撰写的文献

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 1475—1554年)因为撰写了16世纪最易于使用的,因此也被广泛研究的,有配图并且用本土语言发表的建筑著作中的一部而著名。¹实际上,他的书是第一本涵盖范围广泛,配有完整图片的著作。在帕拉第奥(Palladio)之前,对于那些希望以古典风格(*all'antica*)设计建筑的人,只有古罗马作者维特鲁威与文艺复兴大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能被视为堪与塞利奥的影响相匹敌。大约在塞利奥去世20年之后,曼图阿的古物研究者与艺术品商人雅各布·斯特拉达(Jacopo Strada)赞颂道,塞利奥“更新了建筑艺术,使它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变得更为容易。实际上,凭借他的书塞利奥比他之前的维特鲁威有更多的贡献,因为维特鲁威言辞含混,任何人都难以轻易理解。”²然而,这个让建筑艺术变得“容易”的成就,却掩盖了塞利奥理念的复杂性以及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价值。³

1 见 Dinsmoor, W. B., 'The Literary Remains of Sebastiano Serlio', *The Art Bulletin*, vol. 24 (1942), pp. 55–91 [pt. 1], pp. 115–154 [pt. 2]. Rosenfeld, M. N., *Sebastiano Serlio: On Domestic Architecture* (1978; rep. 1996). Onians, J., *Bearers of Meaning: The Classical Orders in Antiquity,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1988). Thoenes, C. (ed.), *Sebastiano Serlio* (1989). Carpo, M., 'The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of temperate classicism. Merchant dwellings in Sebastiano Serlio's Sixth Book', *Res*, vol. 22 (1992), pp. 135–151. Carpo, M., *Metodo ed ordini nella teoria architettonica dei primi moderni: Alberti, Raffaello, Serlio e Camillo* (1993); Fiore, F. P. (ed.), *Sebastiano Serlio architettura civile, libri sesto, settimo e ottavo nei manoscritti di Monaco e Vienna* (1994). Kruff, H.-W.,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 (1994 ed.), pp. 73–79. Serlio, S., *Sebastiano Serlio on Architecture*, vol. 1 [Books I–V] (trans. Hart, V., P. Hicks) (1996). Hart, V., P. Hicks (eds.), *Paper Palaces: The Rise of the Renaissance Architectural Treatise* (1998), pp. 140–157, 170–185. Frommel, S. [née Kühbacher], *Sebastiano Serlio* (1998). Payne, A., *The Architectural Treatise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rchitectural Invention, Ornament, and Literary Culture* (1999).

2 Serlio, S., *Il settimo libro d'architettura di Sebastiano Serlio bolognese*, Frankfurt (1575), sig. aiiir. 中开头的信。

3 一个误解的例子是 Choay, F., *The Rule and the Model* (1997 ed.), pp. 185, 215, 381 n. 77.

塞利奥是最早探索当时相对新颖的印刷术的建筑作者之一。他将文字与木刻图案（通常在同一页上）对应起来，就像切萨雷·切萨里阿诺（Cesare Cesariano）在1521年出版维特鲁威著作，阿尔布雷赫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1527年出版防御工事著作，以及安德烈亚斯·维萨里乌斯（Andreas Vesalius）随后于1543年出版解剖学著作时所做的一样。⁴ 塞利奥早年接受木刻与绘画的训练，1511—1514年间在佩萨罗工作，然后迁往罗马。在那里，他主要在艺术家与建筑师巴尔达萨雷·佩鲁齐（Baldassare Peruzzi）门下学习，但随后也跟随安东尼奥·达·桑迦罗（Antonio da Sangallo）以及来自费拉拉的雅各布·梅内吉洛（Jacopo Melegghino）学习。在他的家乡博洛尼亚，塞利奥在1522年7月—1523年4月期间作为助手参与了佩鲁齐最终未能实施的，为圣彼得罗尼奥教堂设计立面的工程。⁵ 在1527年罗马陷落之后，塞利奥迁往威尼斯，现在人们大致认同，罗马陷落之时，他身在博洛尼亚。⁶

在威尼斯，塞利奥成为一个小圈子的一员。这个圈子以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为中心，成员包括提香（Titian）与雅各布·桑萨维诺（Jacopo Sansovino）。⁷ 尽管有着充沛的想象力，以及威尼斯共和国不断扩展的建设项目，塞利奥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大型的建筑委托。⁸ 1527—1531年之间，他完成了这座城市中公爵宫殿（Ducal Palace）中一座图书馆的天花设计[第四书末尾（fol.193v）提供了插图]。⁹ 他为费代里科·普留利（Federico Priuli）在特雷维尔的别墅提供了设计，并且为彼得罗·岑（Pietro Zen）的威尼斯宅邸的设计提供了建议。他还为一幅描绘他的英雄——图拉真皇帝——历史的壁画设计了建筑背景。大约在1532年之前的某个时间，这幅壁画由乔瓦尼·德·布西·卡里阿尼（Giovanni de'Busi Cariani）在安德烈亚·迪·奥多尼（Andrea di Odoni）的住宅中绘制完成，也是在那个时候马尔坎托尼奥·米基耶（Marcantonio Michiel）看到了它。¹⁰ 在1534—1535年间，塞利奥与提香和福尔图尼奥·斯皮拉（Fortunio Spira）一块儿合作，参与了新柏拉图主义

4 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pp. 35–41.

5 关于 Serlio 在 Bologna 与 Pesaro（在那儿，Serlio 被委托为 San Terenzio 的遗骨匣设计棺材）的活动，见 Tuttle, R., 'Sebastiano Serlio bolognese', in Thoenes, C. (ed.), *op. cit.*, pp. 22–29; Lenzi, D., 'Palazzo Fantuzzi: un problema aperto e nuovi dati sulla residenza del Serlio a Bologna', *ibid.*, pp. 30–38. 关于 Palazzo Bocchi 见 Tafuri, M., *Venice and the Renaissance* (1989 ed.), pp. 63–64. 也参见 Malaguzzi Valeri, F., 'La Chiesa della Madonna di Galliera in Bologna', *Archivio Storico dell'Arte*, vol. 6 (1893), pp. 32–48; 关于可能是由 Serlio 完成的 church of San Domenico 中的镶嵌装饰见 Alce, F. V., 'Sebastiano Serlio e le tarsie di Fra Damiano Zambelli in S. Domenico di Bologna', in *Strenna della Famèja bulgnèisa*, vol. 3 (1957), pp. 7–21.

6 见 Olivato, L., 'Con il Serlio tra i dilettanti di architettura veneziani della prima metà del '500. Il ruolo di Marcantonio Michiel', in Guillaume, J. (ed.), *Les traités d'architecture de la Renaissance* (1988), pp. 247–254.

7 见 Cairns, C., *Pietro Aretino and the Republic of Venice: Research on Aretino and his Circle in Venice, 1527–1556* (1985). Onians, J., *op. cit.*, pp. 299–301. Tafuri, M., *op. cit.* 关于 Aretino 对 Book IV 文本的帮助，同代人曾经讥讽地提到，见 Frommel, S. [née Kühbacher], *op. cit.*, p. 19. 也见 Aretino 为 Book IV 所写的简介信件。

8 James Ackerman 讨论了这一点，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p. 11. On Serlio's Venetian work 见 Günther, H., 'Studien zum Venezianischen Aufenthalt des Sebastiano Serlio', *Münchener Jahrbuch der bildenden Kunst*, vol. 32 (1981), pp. 42–94. Frommel, S. [née Kühbacher], *op. cit.*, pp. 20–22; 关于被认为是 Serlio 设计的 San Salvatore 女修道院的平面（Archivio di Stato, Venezia, *Miscellanea, Mappe*, n. 852）见 *ibid.*, pp. 56–57.

9 Ancy-le-Franc 图书馆的屋顶与这个设计相似，见 Frommel, *ibid.*, pp. 188–190.

10 见 Dinsmoor, W. B., *op. cit.*, p. 64.

哲学家弗朗切斯科·乔治（Francesco Giorgi）对雅各布·桑萨维诺所做的圣弗朗切斯科·德拉·维格那（San Francesco della Vigna）教堂设计比例关系的修改。¹¹1535年3月14日前的某个时段，塞利奥获得委托给斯库拉·迪·桑·洛克建筑项目（Scuola di San Rocco）的木质天花工程设置薪酬水平。1539年他在更新维琴察大教堂的著名设计竞赛中提交了一个设计[米切莱·圣米凯利（Michele Sanmicheli）与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也提交了]，最终获胜者是安德烈亚·帕拉第奥。¹²他的第四书（fol. 154r）中一幅威尼斯建筑立面的插图被认为是建立在塞利奥这一设计的基础之上的。¹³同年，在维琴察，塞利奥为波尔托（Porto）家族设计了一个广受赞誉的临时剧院，基于他第二书末尾插图中所绘制的建筑类型。约翰·奥奈恩斯（John Onians）断言塞利奥对威尼斯文化的影响是“短暂而有效的”，他认为塞利奥启发了提香的建筑表现，阿雷蒂诺（Aretino）与瓦萨里（Vasari）的建筑描述体现了塞利奥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塞利奥影响了桑萨维诺当时完成的圣马可广场设计（造币厂、含有圣马可图书馆的区块以及短廊）。¹⁴

塞利奥在威尼斯的建筑作品如此之少，可能是因为他专注于在这个城市——欧洲领先的出版中心——出版他第一批的论著。¹⁵这部由著名的威尼斯印刷商弗朗切斯科·马尔科利尼（Francesco Marcolini）在1537年出版的论著是关于五种柱式的，被命名为“第四书”，我们随后会解释这样命名的原因。塞利奥在1528年向威尼斯共和国申请出版版权，以发表用透视法描绘的柱式与建筑刻画。这可以被看作萌芽，导向了十年后第四书的率先出版。¹⁶在这里，五种柱式——从塔司干发展到混合柱式——第一次在出版作品中得到描绘和系统讨论。这种安排强化了当时所流行的，推崇罗马古代卓越性的观点。也预示了塞利奥后来对大斗兽场的评论，他认为罗马人——作为征服者战胜了多立克、爱奥尼以及科林斯柱式的希腊发明者——“希望将三种柱式融合在一起，将混合柱式置于其上，这是他们发明的柱式，用以表明罗马人作为胜利者也要在建筑作品上获胜。”（Book III, fol. 80v）。实际上，就像阿林娜·佩恩（Alina Payne）所指出的，对每个柱式的讨论都是从它的经典起始（维特鲁威的论述），经由古代的以及塞利奥自

11 见 Howard, D., *Jacopo Sansovino: Architecture and Patronage in Renaissance Venice* (1975), pp. 66–74. Foscari, A., Tafuri, M., *L'Armonia e i conflitti. La chiesa di San Francesco della Vigna nella Venezia del Cinquecento* (1983). 关于 Giorgi, 见 Wittkower, R.,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 (1988 ed.), pp. 25, 104–107. Yates, F., *The Occult Philosophy in the Elizabethan Age* (1979), pp. 29–36.

12 关于 Serlio 这一时期的工作，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pp. 18–19. Frommel, S. [née Kühbacher], *op. cit.*, pp. 20–22. 也见 Timofiewitsch, W., ‘Ein Gutachten Sebastiano Serlios für die “Scuola Di S. Rocco”’, *Arte Veneta*, vol. 17 (1963), pp. 158–160.

13 Rosenfeld 在 ‘Sebastiano Serlio’,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Architects* (1982), p. 37. 中提出，也见 Book IV fol. 153v note.

14 Onians, J., *op. cit.*, pp. 287–299.

15 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1978), pp. 36–41; ‘Sebastiano Serlio’s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Manual’, in Thoenes, C. (ed.), *op. cit.*, p. 102.

16 Serlio 与 Agostino 合作完成了基础、柱头与檐部的刻板画；这些都绘制在 Dinsmoor, W. B., *op. cit.*, figs. 1–6, pp. 64–65. 见 Howard, D., ‘Sebastiano Serlio’s Venetian Copyrights’,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115 (1973), II, pp. 512–516. 也见 vol. 1, Appendix 1, p. 466 n. 4.

己的改变,结束于混合的装饰形式;第四书的主题实际上是总体来说是装饰,而不是五种柱式。这实际上回应了装饰创作在那个时代的突现。在16世纪30年代,装饰创作(而不是形式与平面的创造)被视为建筑精湛技艺的重要体现(这一点在无数描绘维特鲁威装饰的文稿中非常明显,其中最著名的是桑迦罗的作品)。¹⁷

xii 在第四书的起始,塞利奥就申明其目标是发表七本书(或者是章节):虽然七本都是他完成的,但只有前五本(因此未按照正确顺序)在他生前出版。在第二本之后,1540年3月,第三书同样由马尔科利尼在威尼斯出版。这本书主要划分了古代罗马的纪念性建筑,但是也描绘了建筑师佩鲁齐(圣彼得)、拉斐尔(马达玛别墅)、伯拉孟特(圣彼得、坦比埃多以及梵蒂冈皇宫花园)、朱利亚诺·达·马亚诺(Giuliano da Maiano)(伯乔·雷亚莱别墅)的当代作品,以及作者本人的一个想象设计。虽然塞利奥哀叹罗马被劫掠之后的动乱,但是他很清楚地阐明,“现代”——他以此称呼他自己的时代(Book IV fol. 126r)——足以与古代相匹敌。在第三书中他写道:“这些时期中美丽与实用的建筑艺术,已经回到了它的罗马与希腊创造者们在幸福的年代中曾经抵达过的高度。”随后,他又写道,伯拉孟特已经“将生命带回给优美的建筑,从古代到他的时代,这些建筑一直被埋没着。”(fols. III 与 64v)。为了激励这种复兴,塞利奥的第三书成为第一本连贯地描绘,甚至是想象性地“恢复”罗马古代废墟的出版物。但是他也受惠于从佩鲁齐那里继承来的研究成果。这个文献同时预言了现代相对性的历史观点,它将希腊建筑与“一些罕见的埃及建筑”同时容纳了进去。此外,就像他在第四书的内容说明中所写的,第三书的一个明确目的是用正投影画法来呈现这些建筑与片断。拉斐尔在1519年针对罗马废墟的精确呈现向利奥十世提出了使用这种方法的著名建议,随后建筑师们才刚刚接受这一提议。¹⁸通过这些独特的木刻画,这本书描绘了优秀的,偶尔也有坏的,维特鲁威式设计的范例。涵盖从建筑定位到装饰雕刻等范畴。

塞利奥之后在法国完成的建筑与著作

塞利奥第四书的第一版受到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Ercole d'Este)的支持,第二版与第三版获得了查理五世的驻威尼斯大使以及驻意大利副帅阿方

17 见 Payne, A., *op. cit.*, pp. 116, 120, 141. 关于未命名的一份描绘柱式的手稿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ital. fol. 473), 显然是1520年后在佩鲁齐指导下于锡耶纳完成的, 见 Juřen, V., 'Un traité inédit sur les ordres d'architecture, et le problème des sources du Libro IV de Serlio', in 'Fondation Eugène Piot', *Monuments et Mémoires publiés par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ol. 64 (1981), pp. 195-239. 关于 Biblioteca comunale di Ferrara 的一份手稿(16世纪的纸张, 包含图像, Classe II, n. 176), 见 Sgarbi, C., 'A newly discovered corpus of Vitruvian images', *Res*, vol. 23 (1993), pp. 31-51. 也见 Krinsky, C. H., 'Seventy-eight Vitruvian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30 (1967), pp. 36-70. Pagliara, P. N., 'Studi e pratica vitruviana di Antonio da Sangallo il Giovane e di suo fratello Giovanni Battista', in Guillaume, J. (ed.), *op. cit.*, pp. 179-206.

18 见 Hart, V., 'Serlio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Hart, V, P. Hicks (eds.), *op. cit.*, (1998), pp. 170-185. 关于 Dürer 也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1978), p. 37; 'The Modern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Manual', in Thoenes, C. (ed.), *op. cit.*, pp. 102-103.

索·德·阿瓦罗 (Alfonso d'Avalos) 的资助。¹⁹ 而第三书则是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资助的, 这本书也因此献给他。在国王的姐妹玛格丽特·德·安古莱姆 (Marguerite d'Angoulême) (纳瓦拉女王) 以及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纪尧姆·皮里希尔 (Guillaume Pellicier) 相互通信之后²⁰, 以及一份并不确定的 300 金克朗的报酬许诺之下, 塞利奥于 1541 年迁往法国。他被任命为枫丹白露的首席画家与建筑师, 在巴黎时则居住在小塔宫 (Book VII p.98)。尽管弗朗索瓦一世是塞利奥倍加哀叹的意大利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法国宫廷仍然是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领导性中心。这一事实的标志是法兰西学院受国王之命在 1530 年建立, 意图鼓励人文主义哲学的教育。他资助了像本韦努托·切利尼 (Benvenuto Cellini), 弗朗切斯科·普里马蒂乔 (Francesco Primaticcio) 以及罗索·菲奥伦蒂诺 (Rosso Fiorentino) 等学者²¹: 实际上, 莱昂纳多·达·芬奇在世的最后阶段就在法国, 最终于 1519 年在昂布瓦兹去世。所以, 塞利奥在世时发表的著作中其他所有部分都是在法国出版的。第一书与第二书讨论绘画中的几何与透视, 其中后一本的结尾是著名的关于舞台设计的章节; 1545 年, 它们以意大利语-法语的双语版本一同在巴黎通过让·巴贝 (Jean Barbé) 出版。随后是 1547 年的第五书, 同样在巴黎以双语版本发表, 但这次是由米歇尔·德·瓦斯孔桑 (Michel de Vascosan) 出版, 包括了十二个教堂设计。²²

xiii

塞利奥在法国这一时期中出版的最重要的书是他的第六书, 主题为居住建筑, 遵循弗朗切斯科·迪·乔治 (Francesco di Giorgio) 所使用过的顺序²³, 包括从农民棚屋到皇家宫殿等各种类型。这本书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 需要进行详细讨论。虽然从未发表过, 这部书有两种草稿版本, 以及一组尝试性的木刻。(其中一版草稿存于慕尼黑州立图书馆, 另一部存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²⁴ 第六书第一次尝试完整描绘对应于不同社会等级的各种居住建筑, 首先是乡村, 然后是城市。这一范围仅仅排除了神职人员的居住建筑 (虽然之前已经讨论过阿尔伯蒂与菲拉雷特), 呈现为世俗化的社会组织。

19 见 vol. 1, Appendix 2, pp. 468–469.

20 Pellicier 于 1540 年 7 月 10 日写给 Queen Marguerite of Navarre: 见 Pellicier, G.,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 Guillaume Pellicier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Venise, 1540—1542*, ed. A. Tausserat-Radel (1899), pp. 11–12.

21 见 Blunt, A.,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France, 1500—1700* (1953), ch. 3. Heydenreich, L., 'Leonardo da Vinci, Architect to Francis I',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94 (1952), pp. 277–285. Golson, L. M., 'Serlio, Primaticcio and the Architectural Grotto', *Gazette des Beaux-Arts*, vol. 77 (1971), pp. 95–108.

22 Uffizi 中的四个教堂设计绘图——椭圆、五边形、六边形与八边形——被归于 Serlio (Uffizi 2829A, 8047A, 8048A, 8049A)。

23 见 Onians, J., *op. cit.*, p. 176.

24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Codex Icon. 189, c.1547–1554. Avery Architecture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AA.520.Se.619.F, c.1541–1547/9. 关于这些手稿完成的可能日期见 Book VI n. 1. Facsimiles: Rosci, M., A. M. Brizio (eds.), *Il 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di Sebastiano Serlio*, 2 vols. (1966) (Munich MS: our translation of Rosci's commentary to the M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erlio.org>)); Rosenfeld, M. N., *op. cit.* (Columbia MS). Transcription: Fiore, F. P., *op. cit.* (Munich MS). 关于这些手稿的历史, 见 Carpo, M., *op. cit.* (1992), p. 136 nn. 9 and 10. 也见 Rosenfeld, M. N., 'Sebastiano Serlio's Late Style in the Avery Library Version of the Sixth Book on Domestic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28 (1969), pp. 155–172.

这可能与塞利奥本人倾向于新教福音派以及反抗教廷的立场有关——塞利奥评论到，教廷“是派系斗争的巢穴与温床”（fol. 12v）。²⁵ 他的世俗建筑的范围远远超越了第三书结尾的寥寥几个意大利别墅范例，也超出了菲拉雷特与弗朗切斯科·迪·乔治曾经描绘过的，以及阿尔维塞·科纳罗（Alvise Cornaro）在 1520 年完成的讨论普通公民住宅的草稿的范畴。²⁶

xiv 塞利奥很可能已经看过这部草稿，因此从第四书与第七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科纳罗建筑的研究。同时，第七书（维也纳草稿）体现出塞利奥曾经研究过小普利尼对自己罗马别墅的描述。塞利奥“模仿”罗马建筑中的一个范例，设计了半圆形的主厅（*sala*）。²⁷ 但是由于缺乏任何留存下来的古代别墅（除了废墟之外），维特鲁威也没有描述如何将柱式用于居住建筑（他仅仅在第六书中简要讨论），塞利奥的住宅设计是高度原创的，同时也是实用的。尤其是在他史无前例的关于穷人住宅的章节中。他将维特鲁威用于神庙之上的秩序、适宜、对称等理想原则用来规范甚至是最普通的农场住宅，乃至户外厕所小屋。富有公民与商人的乡村住宅，虽然在风格上很宏伟，也同时被呈现为实用的农业房产，延续了塞利奥在威尼斯时所熟知的模式。²⁸ 更重要的是，这些大一些的住宅与宫殿通常使用法国大型府邸平面、陡峭的坡屋顶与阁楼来达到那个时代的舒适标准，同时仍然延续在第四书中所列出的古典风格总体建筑原则。实际上，法国形式并非第六书中唯一出现的当代地区性元素，因为在贵族绅士的城市住宅中，塞利奥包括了基于威尼斯门厅或者是纵线式厅堂的设计（fols. 51v 与 55v）。

塞利奥的这些建筑范例极大地扩展了莱昂纳多与其他弗朗索瓦一世宫廷中意大利大师的工作范畴，进一步推动了意大利建筑形式在法国的引介。²⁹ 在稍后版本（慕尼黑）的第六书中，塞利奥去除掉了一定部分不常见的法国式的“自由放任”，减少了一些非常陡峭的坡屋顶，并且让立面更具有意大利特征，目标是让古典的（意大利）适宜性与现代的（法国与威尼斯）舒适性更紧密地联姻。³⁰ 这可能是为了讨好法国日益增长的

25 在 Columbia MS 中，Project LX, R, 关于城市中的 *condottiero*, Serlio 写道：“动乱与内战……尤其是在教皇统治下的土地与城市。”见 Tafuri, M., *Venice and the Renaissance*, *op. cit.*, pp. 62–70; Carpo, M., *op. cit.* (1992), p. 139 n. 22. 也见 Fiore, F. P., *op. cit.*, pp. xiii–xiv; Frommel, S. [née Kühbacher]: *op. cit.*, p. 18. Serlio 在 Munich MS 中将他为 Cardinal of Ferrara, Ippolito d'Este 所设计的住宅归为“知名亲王”的住宅的一部分，在 Columbia MS XI, [N, 13A] 被归为绅士住宅的一部分。

26 Cornaro 的论文的第二版本写于约 1550–1553 年，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1978), p. 44. Di Giorgio 的论文只描绘了住宅平面，没有立面。

27 Vienna MS Project XVI fol. 5r (Appendix 2) [对应于 Book VII pp. 38–39].

28 见 Ackerman, J., in Rosenfeld, *op. cit.* (1978), p. 13.

29 尤其见 Blunt, A., *op. cit.*, pp. 15–36.

30 尤其见 Columbia MS XXI, S, 18, 对比于 Munich MS fol. 19r, Columbia MS XXIII, T, 19, 对比于 Munich MS fol. 21r, Columbia MS XXV, V, 20, compared to Munich MS fol. 23r; Columbia MS XXVII, X, 21, 对比于 Munich MS fol. 25r. 两份手稿的对比，见 Rosenfeld, M. N., *op. cit.* (1978), pp. 61–68. 也见 Carpo, M., *op. cit.* (1992), p. 136 n. 7, and pp. 144–145; Fiore: F. P., *op. cit.*, pp. XXXII–XXXIV. Individual deviations are here noted throughout the Commentary, and Columbia MS text additions of a major length are translated in Appendix 1.

对纯粹古典风格的品味爱好——足够讽刺的是，这种倾向甚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导致塞利奥未能成功发表他非正统的、包含了自由放任（*licentious*）细部以及法国形式的第六书。实际上，在这本书的结语中，塞利奥承认：“在某些事情上，我是有些自由放任的，”他继续说道，“因为我当时在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fol. 74r）塞利奥的修正自然帮助实现了他的总体目标，这明确体现在慕尼黑版本的前言中，其中写道“将讨论适宜与实用的合一。”（fol. 1r）

然而，这种合一是多样性的。因为在两个版本的第六书中，每一个门类的商人住宅都被给予了相对立的多样风格：其中一个被描绘为“穿戴着法国服饰”（*al costume di Franza*）（有法国双坡屋顶与天窗，以及最少量的古典风格装饰），另外一个模式则根据更纯粹的意大利样式描绘（有敞廊与立柱）。这种新颖的对比清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意大利模式（以及它们古典的适宜性）能够被采用来匹配北欧建筑类型以及舒适标准（适用）。³¹ 在完成后不久，第六书的手稿（哥伦比亚收藏）就被雅克·安德鲁埃·杜·塞尔索（Jaques Androuet du Cerceau）所知，为他著名的调查测绘法国城堡的研究确立了基调，这些研究构成了《建筑图书》（*Livre d'architecture*，巴黎，1559年与1561年）一书。菲利贝尔·德·罗姆（Philibert de l'Orme）的住宅研究也受到类似影响，其成果绘制成《第一卷》（*Premier tome*，巴黎，1567年）一书。此外，塞利奥的住宅方案及其现代实用元素（比如壁炉与烟囱）也溢出到他自己的第七书。这本书在他死后的1575年，由雅各布·斯特拉达（Jacopo Strada）以意大利-拉丁双语版本在法兰克福通过安德烈·维赫尔（André Wechel）出版社编辑出版（现存一部草稿复本）。³² 虽然以一组25个住宅“创作”起始，这本书是第一个专注于建筑师很可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或者是“情形”（*situations*）（标题就是这样）的出版著作。

xv

塞利奥服务于法国国王的时间与他主要作品的建造时间重合，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绘制在后来的书里。在1541—1550年之间他为国王与宫廷成员完成了一系列设计。塞利奥被认为在枫丹白露为松树洞穴（*Grotte des Pins*）提供了一个设计，虽然它显然不是按照他在第六书（fols. 31v-33r）中描绘的设计来建造完成的。³³ 塞利奥还完成了埃尔科莱·德·埃斯特的兄弟，伊波利托（Ippolito）的住所。这个住宅被称为大费拉拉府邸，于1544—1546年间在枫丹白露建造（除了入口大门外其余部分现已损毁），国王高度称赞这个住宅。正是在这里，塞利奥注定要花去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这个住宅再一次在第六书[虽然更准确的是哥伦比亚手稿（XI, [N, 13A]）中，慕尼黑版本

31 见 Carpo, M., *op. cit.* (1992); Kruft, H.-W., *op. cit.*

32 所谓的 Vienna MS of c.1541-1550,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Vienna, Cod. ser. nov. 2649. 带有图像的抄本在 Fiore, F. P., *op. cit.* 见 Rosenfeld, M. N., 'Sebastiano Serlio's Drawings in the Nationalbibliothek in Vienna for his Seventh Book on Architecture', *The Art Bulletin*, vol. 56 (1974), pp. 400-409.

33 Columbia MS XXXII, Y, 25-XXXIII, Y, 25. 关于 Serlio 在这里可能完成的工作见 Pérouse de Montclos, J.-M., *Fontainebleau* (1998).